

将军烈



方文山
著

千年武关，
汉字书写不朽爱恋；
乱世天下，
血染红胄甲，
镌刻在古城墙上终被风化。



将军烈

方文山 著

千年武关，

汉字书写不朽爱恋，

乱世天下，

血染红曹甲，

镌刻在古城墙上终被风化。

图字 01 - 2012 - 446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将军烈 / 方文山著.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143 - 0641 - 5

I. ①将… II. ①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0927 号

将军烈

著 者: 方文山

责任编辑: 张 晶

策划编辑: 刘 莉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xiandaibook.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印 张: 6 1/32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43 - 0641 - 5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 自序 |

文/方文山

这部历史背景涉及十六国史实的《将军烈》小说，其前身为我耗费多年所撰写的一个电影剧本，今之所以将已经是架构完整的剧本搁置不拍，反改写成小说，这其中当然是有原因的。

话说多年前我与盛大集团旗下的聚石文华公司签订书约时，当时双方的共识即是由我自己将原著剧本改编成小说，这样是最能专于原著精神的，而我本人当然也是如此认为。然最后事与愿违，因为一本字数起码十万字起跳的纯小说，最少需要作者心无旁骛地专心笔耕两个月才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完稿。但以我目前的工作状况而言，两个月内排除所有的工作（包括项目填词、专栏写作、学校演讲、活动出席，甚至经营网志，以及自己公司内部琐碎的行政及开会等庶务），将时间完全空下来专心于小说创作，那真的是超高难度的挑战，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后来跟出版社沟通，在不违背原著剧本精神的原则下，找个文风适合的作家来协助参与改编的计划。在此真的很感谢聚石文华公司编辑部，以及起点中文网资深编辑赵馥琼的居间协调，当然，还有将我的电影剧本小说化的作者黄海涛先生（笔名阿布），因为有你们，我的第一部小说才能在今日顺利付梓面世。

再次感谢。

一千五百年
风化了时间遇见
千年武关 汉字书写不朽爱恋

黄沙 弓箭 只剩下断壁残垣
殇歌 誓言 和深爱千年的脸

你一身戎装 呼啸沧桑
沙场上悲壮 一世哀伤

千年的尘土飞扬 侵蚀着沙的月光
只在古老的城墙 刻下永恒的悲伤

c o n t e n t s

002_自序/ 001_楔子/ 004_千年 武关/ 014_时间 风化/ 021_鲜卑 前世/
031_墨玉 重遇/ 042_魂魄 归来/ 050_时空 轮转/ 058_时差 征战/
064_千年 之恋/ 070_戎装 轮回/ 077_一杯 乱世/ 087_马蹄 声乱/ 092
_烽火 蔓延/ 099_弓箭 战意/ 106_今生 向晚/ 117_祭城 追魂/ 124_阴
谋 扰乱/ 132_狼烟 哀伤/ 141_殇歌 迫降/ 152_血染 胄甲/ 163_尾声/
167_剧本小说化缘由与其所衍生之话题/ 177_延伸阅读/

| 楔子

张山觉得自己要被热死了。

他耷拉着脑袋站在烈日下，握着枪杆的手心里满是汗，身上那套塑料片做的盔甲闷得里头的背心完全湿透。张山羡慕地看了一眼坐在摄影车里的导演们，心想，人和人的差别咋就那么大呢？

有的人拿着几亿元的投资拍电影，有的人银盔银甲地骑着高头大马站在摄影机镜头前耍帅，而有的人就得吃着五块钱的盒饭、拿着破木杆子在太阳底下站一整天。

周围和他一样吃盒饭的弟兄们也开始隐隐有些聒噪起来。站了半个多小时了，这场戏却迟迟不开始拍摄，日头毒辣，谁都不好受。

“来了来了，开机了！准备！”年轻的罗剧务从摄影车里跳了出来，挥舞着手里的喇叭。

张山动了动身子，将佝偻的背挺直了一些，透过前面层层叠叠

的人群，看到远远地冲出来黑压压的一队人马。看来，那群扮演北魏战士的演员在迟到近一个小时后终于到达了。

“开始！”罗剧务的声音通过喇叭成倍地放大，听起来有些刺耳。

张山将手里的那块树脂盾牌立在身前，脸上努力做出那个著名的方导演指示的“身后是你要守护的国家”的表情。

对面的那队北魏骑兵也开始了冲锋，马蹄如雷，颇具声势。张山压了压头上轻飘飘的假盔，不禁有些佩服对面的骑术指导，这场冲锋戏看起来真是有模有样。

骑兵队的速度非常快，张山已经能看清冲在最前面的骑兵的样貌了，黑盔黑甲，眼中满是凌厉的杀气。

“乖乖的，对面的这帮家伙怕是老戏骨了。”张山在心中嘀咕，不清楚为什么自己这双眼睛瞪得有些发毛。

“杀！”饰演南朝宋军的那个银甲将领举起手中的铁片刀高喊了一声。张山也跟着周围的人一起卖力地应和了一声。上千的群众演员一起高喊，听起来也有些威风。

对面冲在队首、饰演北魏将领的那个男人一头嚣张的发辮，棱角分明的脸上丝毫没有现在流行的男主角应有的俊美感觉。

“一定是哪个剧组高层的亲戚吧？”张山坏坏地想。就看见那个男人手起刀落，饰演南朝宋军的那个银甲将领身上一蓬鲜血飞溅，一头栽下马去，立刻被后面的黑色骑兵们淹没了。

“不愧是演带台词的，真是太敬业了，这一下得有多疼，这血浆喷得也是恰到好处。”张山默默地赞赏了一句，就听到前面的演员们

发出一阵阵凄厉的惨叫。

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大家一个赛一个的敬业？张山刚有些心虚，就看见前方飞起一个黑色的球状物体，骨碌碌滚到他脚下。

浓烈的血腥味扑鼻而来，张山突地打了个冷战，心底浮起一阵不祥的预感。他战战兢兢地低头看了一眼脚边，立时惨叫一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那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人头，双目圆睁，脖颈处还汩汩地冒着血泡。张山这时候才毛骨悚然地想起，这群饰演兵丁的人根本就没有被道具师吩咐戴上血浆袋，那这些飞溅的鲜血，到底是什么？

又一蓬灼热黏稠的液体直接泼在了他的脸上，张山听着周围惨烈的叫喊声，才赫然惊觉，这一场战争戏竟然离奇地变成了真正的沙场。

呼救的声音此起彼伏，他四肢着地地向着后面飞速爬走。身后一声晦涩难懂的声音传来，张山转过头，最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双占满他所有视线的铁蹄。

这是一场一面倒的屠杀，屠杀场上的无尽高空中，白昼中肉眼无法看见的几个星体正在缓缓转动，排成诡异的“十”字，一如一千五百年前的一天。

| 千年 武关

时间之河卷涌倒转，回溯到一千五百年之前。

烈日当空，刺目的阳光下，地平线上缓缓涌起一阵黄沙，一支黑色的骑兵部队随之从地平线上出现。平原上响起震慑人心的马蹄声，马蹄扬起的沙尘中，十几面染血的旌旗狰狞地撕裂而出，上面都写着一个硕大而苍劲的“魏”字。

这支北魏国的骑兵精兵清一色的黑色战甲，胯下骑着彪悍的北魏战马，马头战甲上的兽型装饰让这群战马看起来势若猛虎。北魏太武帝一个月前挥师南进，这支千余人的骑兵部队奉命突进，十五天内连战连捷，一举攻克了敌国的三座重镇。他们身上的黑色甲冑都有了不同程度的破损，刀鞘中的长刀还带着敌人的血迹。这支杀气凛然的骑兵队伍在炎炎烈日下丝毫没有因为长途奔袭有所疲惫，每一名骑兵的眼睛都紧盯着前方，那是他们下一战的目标——武关。

武关，这道矗立在南朝宋国境内的关隘，一度让精于马战的北魏战士们无功而返。不过，这一次南伐，太武帝派出了三万步卒，押着攻城器械就跟在骑兵队的身后——拔除武关前的敌军步卒驻守，为后面的攻城大军开道，这支千人骑兵队的目标简单而明确。

骑军的速度飞快，原本一马平川的平原四周也开始出现山麓，两翼的骑兵开始收拢马速，以适应渐渐收窄的马道。转过几座丘陵以后，树林中悄无声息地钻出了十余骑骑兵，侧翼的骑兵们没有丝毫惊惶之色，动作娴熟地在阵形中分开了一道口子，让这十余骑骑兵毫无阻碍地汇入了高速行进的黑色铁流之中。

这十余骑骑兵在奔行的骑兵大队中游刃有余地前进，很快就靠近了中阵的几名戴着暗红色兜鍪的骑军将领。

“慕容越骑，武关情况如何？”一名身材高大的鲜卑将官开口。他的身子微微前倾，胯下是一匹毛色乌黑油亮的骏马，高颧宽额，一张脸不怒自威，头上戴着的兜鍪上装饰着一张狰狞的兽首。他正是这支千人的北魏骑兵的总指挥，骑都尉拓跋南强。

“回骑都尉，武关的宋军收容了前几天从其他三镇溃逃的败军。加上武关原本的守军，现在那座狭窄的关城里，保守估计有两千人左右。驻守在关城外城的步卒约有三千，不过大部分的精兵应该都被收拢在关城之内了。”那十余骑带头的军官慕容乙旃也是一个鲜卑人，他的身材精干，双眉浓郁，脸上带着一层赶路的灰土。

“区区三千步卒，一个冲阵，他们就垮了。”插话的独孤岐民没

有戴军队的制式兜鍪，一头嚣张的细小发辫随着奔行肆意飘扬，一身黑褐色的强健筋肉被黑色的铁甲紧紧包裹。

“独孤越骑，宋军在武关经营多年，易守难攻，我们这次的目的是为后面的三万步卒打开进攻的通道，最好先站稳脚跟，等待身后的步卒会合。关城下的守军驻地一定在关城上守城弩箭的攻击范围之内，贸然冲阵的话，我军恐怕会有不小的伤亡。”拓跋南强身边的张豫摇摇头。这位年轻的录事参军是北魏军队中层将官里比较少见的汉人。不过，在一切以军功说话的拓跋军队里，这位汉人参军年纪不大就跻身这支骑兵部队的指挥之列，靠的可不是背上那张极少离身的古琴。

“张参军说得对，武关城上下宋军的军容严整，看起来前三镇的退军早就带去了我们的消息，他们已有所戒备，就算现在趁着高速强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担任前哨的慕容乙旃也赞同地点头。

“怎么做？”拓跋南强的另一侧，一向很少说话的另一名羽林越骑——赫连庾弩也终于开口了。

“继续急行军，慕容越骑，独孤越骑，你们两人带两支百人队突前。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动向，我们就大大方方地在武关前面驻扎，等待步卒的会合。他们收留了三镇的溃军和难民，关城里的粮草很快就会见底。”拓跋南强轻按着胸前的光明铠，里面一枚墨玉坠正贴身挂在他的胸口，想起那个在自己怀中死去的女人，他声音里多了一层阴冷，“阻路者，皆可杀！”

“遵令！”慕容乙旃和独孤岐民在马上利落地点头。两人各自呼

啸了三声，黑色的铁流中分出了两支百人队伍，两名羽林越骑一马当先，带着百人队纵马冲到了梭型队伍的前方，骑兵队伍的阵形在前端飞出了锐利的双翼。

拓跋南强身边的传令兵取下马脖子上挂着的号角，低沉浑厚的号角声响起。黑甲骑兵们步调一致地夹紧马腹，座下训练有素的战马喷出几道白气，向着前方疾驰而去。

转过几道山麓，冲在队伍最前方的独孤岐民就远远地看到了阻断在大道上的武关。灰黑色的城墙在烈日下默默地矗立着，关城下方是整齐的军营，军营前布满了鹿砦。独孤岐民想，看来宋军果然吃够了这支战无不克的黑甲骑兵的苦头，严防死守得滴水不漏。

关城上面的守军，也在同一时间看见了这支彪悍的敌军骑兵，几声鼓声远远传来，关城下的步卒有条不紊地开始列阵。

独孤岐民嘿嘿一笑，马速不停，只是压低了身子，一声唿哨，他和身后的百人队骤然加速，跟身后的大队拉开了距离。一百名黑甲骑兵手中长枪夹在腋下，竟然就要这样向着关城下严阵以待的三千步卒冲杀而去。

驻守在关城下的宋军将领王越是一个精壮的中年人，在十几年的戎马生涯里，这位经验丰富的宋军将领和北魏军队已经打过很多次交道，他并没有对这场看起来飞蛾扑火般的进攻有所轻视。拓跋南强麾下的这支北魏骑兵战术诡谲多变，前三镇的驻军就是被他们高速的机动力和出其不意的战术弄得手忙脚乱，直至最终溃退。王

越第一时间让步卒们将盾牌层层对叠，后排的士兵将长矛依靠在前排士兵的肩膀上，从两排盾牌的缝隙中伸出，依靠着鹿砦，密密麻麻地竖起了一个铁桶大阵。

千余米的距离，独孤岐民的百人队转瞬即至，训练有素的步调让这区区百人的骑兵队伍声势惊人，整个大地仿佛都在铁蹄下隐隐摇晃。

宋军的步卒们紧张地握紧手中的长枪，虽然在刺猬般的铁桶阵下，这群百人骑兵的冲锋一定损失惨重，但这势若雷霆的队伍撞击在一起，前几排步卒肯定也不会有多好受。

黑甲的骑兵沉默地疾冲推进着，对前方森冷林立的长矛视若无睹，站在最前方的宋军步卒已经可以看清这些黑甲骑士们冷然的面孔。

这时，满头发辫飞扬的独孤岐民仰天长啸，百人骑兵队迅速地将手中的长枪挂在得胜钩上，从背后摸出了黑色的马弓。王越透过盾牌的空隙看见这一幕，心中大惊，连忙大叫了一声“紧盾”，却已经太迟。北魏骑兵们最得意的骑射之术在这一刻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黑甲骑兵在鹿砦前几十米处从容地偏转马首，三角形的队伍扇形散开，锋锐的箭镞在最近的距离发出尖厉的破空声，有大半从盾牌间宽阔的缝隙中穿过，轻易地穿透了南朝宋军薄弱的护甲。这个防备骑兵冲锋的铁桶阵在箭雨面前猝不及防，惨叫声四起。

独孤岐民的百人队射完一箭以后就返身回撤，还不忘回身齐射了第二轮箭矢。不过，这时候已经有所警觉的南朝宋军步卒们已经

收回了长枪，将盾牌紧靠，这轮准头降低的箭雨造成的伤亡就小了很多。而这时候，关城上的守军也反应了过来，不过他们也只得及射出稀稀落落的几十箭，徒劳地落在已经回撤的独孤部队身后扬起的尘土里。

“独孤，你这招不能用第二次，太危险了。”慕容乙旃这时也带着身后百人队和独孤岐民回撤的百人队会合。在独孤岐民率队前突的时候，他也带着麾下的百人队跟了上去。不过，他比天性狂傲的独孤岐民沉稳得多，否则拓跋南强也不会把前哨指挥的重任交给他。慕容乙旃的跟随只是为了接应万一可能遭遇反击的独孤队伍。

“嘿嘿，本也只打算用这一次，杀一杀这些宋人的锐气。”独孤岐民满不在意地对关城上下脸色惨白的宋军们遥遥一笑。

“独孤越骑，其实你们可以再用一次。”身后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响起。这是已经随着大队和这两支前锋队伍会合的张豫，他的脸上满是微笑，手里拿着一个黄褐色的牛皮水袋。

看着这个牛皮水袋，独孤岐民和慕容乙旃的眼睛同时亮了起来。

“这么早就用上吗？”慕容乙旃有些迟疑地问。

“是骑都尉的意思，不把这群碍事的驻军赶回城里，咱们和后面的步兵兄弟们可不好交代。”张豫停了一下，脸色变得凝重，声音也变得低冷：“这也是给前几月牺牲的嫂子和兄弟们一个交代。”

独孤岐民也收敛了笑容，郑重地点头：“那就交给我，再来一次！”

“去吧，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张豫眼中的狼戾寒芒一闪

而过。

王越好不容易才将重伤的士兵换下，就看见对方大队里又冲出了两支百人骑兵队，一样伏低了身子，平举着长枪向着自己的阵地冲锋。

王越不由得有些气恼，这群鲜卑兵，竟然以为这种奇袭可以依样画葫芦地来两次吗？他挥了挥手，声音低沉：“传令下去，依旧摆长矛铁桶阵，等对面的骑兵靠近了以后撤回长矛，收紧盾牌，让这群兵无功而返。”

一道道命令有序地如水波一般在军阵里传递开去，所有的南朝宋军很快都接到了命令，依样摆出了长矛阵，手中却只是虚握着长矛，随时准备着收回。

两支百人骑兵队很快又风驰电掣地冲到了阵前，黑甲骑士们再次将手中的长枪挂在了得胜钩上，而对面的南朝宋军早已在第一时间收回了虚握的长矛，清脆的盾牌撞击声不断响起，所有人都将自己龟缩在盾牌之后。

然而，预料之中的箭矢撞击盾牌声并没有响起，只是响起了一片接二连三的“扑扑”撞击声，听起来，北魏骑兵们射出的并不是他们引以为傲的羽箭。

王越心中惊疑不定，却又不敢撤开盾牌一看究竟，生怕这群狡猾的北魏人正拉着骑弓，等着给这些好奇的人一个死亡的欢迎仪式。

关城上传来隐隐的惊呼，上面的守军在尖叫着什么，王越无法

听清。一股刺鼻的气味却突兀地从四周冒了出来，王越手中的盾牌一震，一个不明的事物撞击在了上面，然后滚落到他的脚下，随后，他感到一股冰凉顺着盾牌滑进了他的手甲里，手指里一阵黏稠滑腻。刺鼻的气味愈加浓烈。王越低头瞥了一眼，脚下多了一个已经空瘪的牛皮水袋，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心底一片寒冷，如坠冰窖。

“火油！”嘶哑的声音从他的口中发出，他猛地丢开盾牌，徒劳地想要弄干身上的黏腻。然后，他看见的，是对方第二个百人队好整以暇地点燃了箭矢上包裹着的油布。

下一刻，一百支火羽带着避无可避的死亡气息呼啸而来。

大火瞬间吞噬了这支身着铁甲的南朝宋军步卒部队，千人的骑兵队中响起三声低沉的号角声，拓跋南强拔出腰侧的佩刀，直指前方。

“杀！”

回应他的是千百道杀气凛凛的声音，黑甲的骑兵队伍开始了真正的冲锋，一往无前，刚猛无敌。

武城关城上，驻守的南朝宋军们无助地看着城下已成炼狱的袍泽。关城上的军官咬紧牙关，声音里带着一丝隐隐的颤抖：“张守城弩，最大限度地阻止他们！”

刺耳的绞盘声响起，十张硕大的守城弩缓缓转动，对准了那支杀神般冲锋的黑甲骑兵，巨大的箭镞反射着阳光，还有城下惨烈的火焰。